

論語義疏

四

闕

卷之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臨汾 王亶望 重刊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

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

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

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疏〕子路問至無倦

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

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

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

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

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

足也。〔註〕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

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為政

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

則賢才無遺也

疏

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為季氏

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

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

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

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

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中有才智者薦

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

弓又諮曰己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

舉云云者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荅曰但

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為民主

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

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

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

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

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註**苞氏曰問往

論語集注卷之三 二

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疏

子路曰至已矣。云子路曰云云者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諮孔子曰衛國之君欲待子共為

政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為政則先行何事為風化也云子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荅曰若必先行正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禮亂言語齷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也所以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之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

以正名爲先以爲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爲政之事賒遠不近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言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爲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爲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爲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興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

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躋地不敢
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
為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
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
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
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
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
欲正其文字之誤。註苞氏曰至
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

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註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負者以器曰襁也疏樊遲請至用稼云樊遲請

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

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濃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

田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

子孔子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汝

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
農云請學為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
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
圃者又荅曰我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云樊遲出
者既請二者不為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

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
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
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
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
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
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上
好信云云者君上若好信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故
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
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
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
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
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
之民大小歸化故竝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曰
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
焉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
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
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為先故言
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簞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註馬融曰至曰圃。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殖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菓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菓於圃外為蕃盛也。○註負者以器曰襁。襁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帕裹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註專猶獨也。○疏子曰至以為。云誦詩三百者不用

文背文而念曰誦亦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舉全數也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云授之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竝是為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羣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鄰國而不能專獨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荅對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為用哉故云亦奚以為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

令也

疏

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

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

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

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

之政亦如兄弟也

疏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是周公之封衛是康叔之封周

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故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曰至弟也。睦親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註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鮪竝

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

疏

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竝稱公

子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
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始有謂為居初有
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苟且也苟且非本意也于
時人皆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奢華過實子荆初有
財帛不敢言己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
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
時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
不敢言欲為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
謂家道遂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
欲故云苟美矣。註王肅曰至子也。蘧瑗字伯
玉後卷云君子哉蘧伯玉亦是也吳公子札出聘
于上國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鱮公子荆公子叔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春
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子適衛冉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

曰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疏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適往也僕御車也孔子往衛冉有時

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眾也孔子歎衛人民之眾多也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

有言其民既眾多復何以滋之也云富之者孔子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又問既

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月而可以行其政

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疏子曰至有成。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暮月謂

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

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三年一閏
是天道一成故為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

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

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

信也疏子曰至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謂賢

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
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
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
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
是言也者誠信也古舊有
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